



日出大地

李靖天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靖天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日出大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出大地 / 李靖天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15-10825-7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197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2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安泰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数 300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一	天外来客	1
二	不安与挑战	10
三	跳蚤之夜	18
四	别样的学习	26
五	特殊任务	35
六	尴尬的批判	43
七	喜信儿	51
八	土方儿	60
九	怪人怪性	68
十	求教	76
十一	较量	85
十二	可爱的陪读	93
十三	东边日出西边雨	101
十四	李家河的等待	109
十五	小机灵	118
十六	面包味儿	126
十七	丫头论政	134
十八	节外生枝	142
十九	乡情如家	151

二十 别样的美味	159
二十一 小知青分瓜	167
二十二 申请	175
二十三 不做笔记的笔记本	184
二十四 聚散如风总无常	192
二十五 正义之火	200
二十六 期待和担当	208
二十七 锲而不舍	217
二十八 好梦难圆终于圆	227
二十九 事故？叫板？	235
三十 隐忍不发	243
三十一 小村新政	251
三十二 选匠	259
三十三 求援	267
三十四 铁打的规矩	275
三十五 不依不饶的检查	284
三十六 赤手空拳上阵	292
三十七 预言未来	298
三十八 不争最早 只争最好	306
三十九 点燃希望	314
四十 画出胸怀	322
四十一 男儿相别 壮志相许	331
四十二 我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340
写在后面的话	353

一 天外来客

深冬的黄土高原，早已解下满山黄叶的金甲披挂，到处是枯树寒崖，灰暗深沉，无以数计的山塬脊梁都已冻成了铁疙瘩。

1969年1月16日这天，按公历，算是新年的早春，论农历，却还是1968年的十一月廿八，正是滴水成冰的深冬。太阳露脸儿后，陕北东部的延城县文安公社李家河大队突然打破沟沟坎坎里淤积的冷寒消沉，人欢马叫地热闹起来。早饭才过，大队书记李月明就召集起队里的20多名劳力，赶起几头毛驴，沿着山谷间蜿蜒的小路，喧闹地说笑着，走向谷口外的文安公社。他们终年劳作在山缝间的村子里，很少外出远行，能这样成群结队地走出去一趟，机会并不多，因此，大家十分兴奋，尤其听大队书记李月明说，他们要到公社接十几个“天外来客”，众人更是精神亢奋。

天外来客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客人，山里人再憨实，也理解书记的比喻。何况，他们已经接到书记的通知，知道是接从北京来的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十分认同书记的比喻。北京，那可是人尽皆知人人景仰的祖国首都，说起来亲切，听起来耳熟，却又远在天边。对于北京的印象，大家只有宣传画上天安门那一点印象：阔台高楼，红墙碧瓦，五个门洞，两个华表。那是够壮观！够威严！然而，整个北京有多大？究竟怎么样？却没人知道。李家河没人去过北京。别说北京，就是近在几道道梁外的延安也很少有人去过，所以，

说北京来的知青是“天外来客”，那是一点也不为过。

这些“天外来客”长的什么样？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又会怎么样说话？……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着诸如此类的话题，只等着到公社揭秘。

文安在李家河北面，两地相距五公里，不算太远，山里人腿脚快，步行不过一个小时就到。到了公社，李月明等人并没有见到“天外来客”，看到的却是相邻大队的社员群众。大家同属一个公社，山连山梁挨梁，不是亲戚就是熟人，相互一打招呼，便知道也是来接到本大队知青的。社里的干部说，那些北京知青中午才能到，大家要耐心等一等。山里人通情达理，自然不会计较一晌半晌的等待。是呀！人家大老远地来，怎会说到就到呢？等就等呗！好在，今天阳光饱满，不算太冷，大家三五一群，或者院里，或者院外，挤在背风朝阳的墙下晒太阳拉话。

中午时分，“天外来客”们终于“下凡”来到文安，呼啦啦一大片，李家河的人们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他们要接的北京知青。公社干部按照早已分好的名单，把知青们分成几个群体，分别由不同的大队接走。分到李家河插队的知青共有15人，4个女知青，11个男知青。15个知青要分别插入李家河大队的两个生产队，所以，李月明再次把15个知青分成两组。一组9人，五男四女，分到第一生产队；二组6人，一色儿的男知青，分到第二生产队。相应的，各队劳动力分别接走到自己生产队的知青。直到这时候，大家才在忙乱中粗略打量一下他们的“天外来客”。15个知青都是十七八岁上下的小青年，大多穿着黑色或蓝色的棉衣，鼻子眉眼儿，一同常人，只是他们的衣服干净整齐，言语举动客客气气，带着城里人特有的气息。知青身边，放着他们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一派搬家的架势。这下，接知青的群众放了心，都是一样的平常人，也就不需要过分拘束谨慎了。

“好了！大家开始搬行李吧。”一切分派停当，李月明向劳力们下达命令。他今年27岁，个子不大，一身瘦劲，五官清秀，精干利落。言语说话虽然没有一般农村干部的大嗓门，举手投足却分寸有度、张弛有力，颇有乡土群众干部的“范儿”。

书记“将令”一下，劳力们立刻奔向知青搬行李。紧跟着李月明挤在最前面、一心看新奇的史玉祥眼睛尖，快速扫视一遍知青后，目光落在其中一个男知青身上：他瘦削的面庞，细长的眼睛，直挺的鼻梁，棱角极其分明，身材虽然高挑清瘦，却浑身稚气未脱，一看就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娃，应该是所有知青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看他脚下的两个箱子也比其他知青小一些。也是，一个娃娃出门，当然不能带太重的行李。就是他了！史玉祥决定去扛那娃娃知青的箱子。回李家河，五公里的路程呢！扛的箱子大了重了，还不累个半死？他抢步上去，弯腰就拎那只稍小一些的棕箱。

娘呀！他漫不经心地一拎，那只个头很不起眼儿的棕箱竟然没有拎起，心里不由感叹一句。深吸一口气，再次用力，才把箱子扛起来。这时候，他不禁暗暗叫苦和后悔：本想抢只小箱子，轻轻松松扛到村里，哪里料到，这只小箱子异乎寻常地重，简直就是铁打的！挑便宜偏偏挑住了亏。他侧脸看一下娃娃知青，小声咕哝：“难道里面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或许是听不懂陕北方言，或许是场面混乱嘈杂根本就没有听见史玉祥的嘟囔，那娃娃知青并没有接话，只是跟着大家走。

李月明回过头，见二队的顾长福牵着毛驴慢慢腾腾地走着，还没挪到知青们身边，便催促道：“开会——别磨蹭，快一点。”几个知青听说要开会，竟迟疑着停下了脚步。这年月，不管是城里乡下，会议格外多：学习会、批判会……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几乎是天天有会，处处有会。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所以，知青们听到“开会”二字才会

条件反射似的立刻做出反应。李月明发现有误会，赶紧向知青们解释：“不是要开会，你们只管走。”顺手一指顾长福，说：“我是叫他呢！”

顾长福小名叫开会。在李家河一带，人们称正名为官名，官名之外还有个外名。同龄人之间，或是长辈称呼晚辈，大多叫小名，所以，李月明便直呼顾长福“开会”。开会今年37岁，瘦高挑个子，溜圆的小眼睛，黝黑的皮肤，平时干活虽然肯卖力，行动说话却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儿，显得憨实了点儿，所以，眼见“奔四”的人了，还没有娶下婆姨。听见书记催促，他加快走了两步，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步子。

其实，开会也有开会的盘算。走得慢，一方面是因为性格和习惯，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本钱”。“本钱”就是他手里牵着的黑毛驴。哼！别人抢着上前挑知青小一些、轻一些的行李，咱不用。咱有毛驴驮东西，累不着，何必急着争着抢着呢！再说了，就是没有这头毛驴，咱也不争不抢，咋？咱有力气！当然，农村人谁没把子力气？这也不算啥能耐，能耐的是咱不怕出力气，肯出傻力气！这又是一种“本钱”。有这本钱，咱还争抢个啥？慢上一拍又怕啥？

离开文安不远，总是抢在人前的史玉祥和总是落在人后的开会就走在了一起，殿在社员群众和下乡知青混杂的队伍最后。史玉祥本想借借开会和毛驴的力，但见驴背上的行李疙瘩连串，瘦小的毛驴一走一压腰，不停地打着响鼻儿，显然有些吃不消。开会自己肩上也扛了一件不大不小的行李。要借力，显然是不可能了。史玉祥只能忍气吞声，咬牙忍着，心里总结着经验教训：看来，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并不准确呀！眼见是个小箱子，却比人家的大箱子还重，分明是“眼见为虚”嘛！要说“实”，那还是亲身感受为“实”。以后可得多长个心眼儿，不能轻信自己的眼睛。或者，以后做事干脆也别老拣轻怕重了，也许，不怕吃亏就不吃亏了。人老几辈子不是传着那句话吗——吃亏是福。看人家开会，不怕出力，队里偏偏分给他一头毛驴牵

着，即便肩上还背着行李，看上去也重不到哪里——这才叫，糊里糊涂，老天照顾。

自己给自己摆明了道理，他也就不再想吃亏便宜的事了，转而回到小箱子为啥那么重的疑问上：里面到底装的是不是金银财宝呢？用手捏一捏，棕箱子太硬，根本捏不出来里面装的哪种物件。琢磨了好一阵子，他实在忍不住心头好奇，便旁敲侧击地向同伴拉话：“开会，你背的行李重不重？”

开会干惯了重活，只要是自己扛得起的，就不以为重，便很自然地摇摇头：“跟平常没啥两样。”

史玉祥叹口气：“那你可轻快了！”接着，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说：“别看我这只箱子小，可沉着哩！”

“哦！”开会不在意地应一声。

史玉祥见他一副泥胎佛像似的万事不上心，便故意撩拨道：“你猜，里面装的啥？”他清楚，向同样一无所知的开会问这问题，不啻是问道于盲。之所以明知没有答案，还要这样问，不过是想拉拉闲话，转移一下注意力，即便减轻不了肩头的沉重，至少从心理上减轻一些精神负担。

正如史玉祥预知的那样，开会一副懒得动心思的神情：“我可猜不出来。”百无聊赖地耷拉下眼皮，只管心无旁骛地低头走路。

见开会全然死水烧不开的样子，史玉祥有些失望，却又不甘就此寂寞，稍作思忖，又故意压低声音逗他：“那我告诉你，这小箱子里可装着稀罕东西，你想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开会吃惊地闪了一下目光，但迅疾又风平浪静，可有可无地淡淡笑笑：“你要告诉我就告诉我，知道不知道都行，反正是人家的东西，知道了又怎么样？”

史玉祥斜他一眼：“你好没趣！我好心告诉你个新鲜，你还爱答不

理的。”故意拉下脸子，不再说话。

开会不想惹他不高兴：“要说你就说嘛！我就是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态度！史玉祥还是觉得不够满意，但也勉强说得过去了，便靠近他，轻拍一下小棕箱，再压低些声音说：“这里装的全是金银财宝。”

开会笑着摇摇头：“下乡插队知青，又不是地主老财，咋会装那么多金银财宝呢？”

史玉祥故意震动一下箱子：“听见里面响动没有？”

开会侧耳听了，摇摇头：“没有响动嘛！”

史玉祥遗憾地咂咂嘴：“唉！那是你耳朵背。我可听得清清楚楚，里面全是金碰银、银撞金的声音。”

开会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可能！”

“不可能？”史玉祥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那我们打个赌？”

“怎么赌？”

“就赌这里面是不是财宝。你输了你请我吃抿尖儿，我输了我让你请抿尖。”抿尖是陕北的一种民间美食，待客的时候才吃。史玉祥说到谁输谁请客的关键处时，故意加快了语速，含糊了字句，转山绕水地兜个圈子。

手脚耳朵脑子都慢半拍儿的开会果然被兜蒙了头，竟点头答应，接着又问怎么验证谁输谁赢。

史玉祥指指走在前面的那个娃娃知青背影，说：“这只箱子是他的，你今天趁空去问问，证实一下。”

憨实的开会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史玉祥扭脸偷笑一下，又补充道：“打赌时间是一天，过了今天，你没问，或者你没问出来，也算你输啊！”

开会不干了，一别嘴：“那还是你问吧！”

史玉祥斜挑起眉毛：“我本身知道是什么，为啥还要问？是你不相信，要验证，自然是你来问。”

开会没话可说了，却并不当回事。问一问，又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一句话的事。等我问出了结果，看你还怎么说？这样想着，竟也慢慢上了心，暗自揣测：难道那娃娃知青箱子里装的果真是金银财宝？祖宗呀！那该值多少钱啊！如果是真的，这娃娃知青又是啥来头？家里肯定是个大户人家！闲下来去问一问，弄清是地主老财的儿子什么的，那还要好好批斗和改造呢！不知不觉，一个不好事的人竟悄然好事起来。

过了木兰山大队，就是李家河大队。五男四女九个知青被分别安置在村口的第一生产队。再往里走，就是第二生产队，知青和迎接知青的群众混编队伍一下子减掉大半。剩下的六个知青被安排在二队郑清源家。郑家在山谷的西侧，小院儿坐西向东，背靠一座山势恰似卧牛的山岭，当地人因形就势取名躺牛岭。院子里由南向北横排三个窑洞，三面不足一人高的院墙围成一个长方形的院落，狭小的院门歪斜地开在院子的东北角上。分到二队的六个知青就被安排在最北面的窑洞里，也就是靠近院门的窑洞。窑洞口，左侧开门，右侧齐腰处是木格大窗，门窗上面是半圆形的天窗。

六个从天而降的男知青走进自己的窑洞，惊奇地打量着窑洞内的陈设。右手，盘了一个足有半个窑洞长的大土炕，炕头顶着窗台，炕尾盘了一方稍矮的灶台。灶台上一大一小两个灶眼儿，放着两口铁锅。灶台旁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风箱。灶台后一张简易的长方形高腿木桌，上面倒扣着一摞瓷碗。对面是一口半人多高的细长水缸。窑洞深处靠墙摆放着桑叉、勾担等农具。其他的不足三分之一的空间，用来摆放知青的行李箱。这就是今后的“家”了？六个知青相互交换一下惊讶的目光，并没有说话。

考虑到知青刚到农村，一切都还陌生，李月明安排两个人分别为一队、二队的知青做饭。二队给知青做饭的是当过小学老师的石云峰，瘦长脸儿，带着厚厚的圆镜片眼镜，性情温和，一身“文气”，与知青们气息相近。当然，这也是李月明的精心安排。

下午，考虑到知青们一路辛苦，李月明安排他们整理床铺、行李后，稍作休息。傍晚时分，六个知青开始第一顿“迎客饭”。他们端着热气腾腾的饭碗，满目好奇。碗里，漂着几片菜叶、几点油星的面汤中，浮动着豆芽似的小面尖尖儿，说面条不是面条，说面叶不是面叶，知青们从未见到这种食品，用研究的目光审视着，没有马上动筷子。终于，忍不住好奇，那娃娃知青问正和石云峰一起忙活的郑清源这是什么饭。

郑清源微微皱起眉头应了一句方言，听起来像是“我害怕”。

那娃娃知青满脸的大惑不解：“你害怕什么？”

郑清源又被反问得一头雾水，吃力地看着娃娃知青，再转脸看看石云峰。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一边的石云峰当过小学教师，既懂本地方言，又懂得一些普通话的发音，听出两人对话有误会，自然赶紧接话：“他说的不是害怕——是‘嗨不哈’。”接着解释：“‘嗨不哈’就是听不懂的意思，他说他听不懂你说的什么，你却听成了‘我害怕’。”然后，又一字一句连说带手写地费力介绍，说他为知青做的这第一顿饭是陕北的特色美食——抿尖。

一样的中国人，一样的中国话，不同的地方说出来，却又千差万别。知青们没有想到开口就是这样一个误会，忍不住笑了起来。

饭后，天色早已暗了下来，石云峰和郑清源考虑到六个知青经过长途奔波，十分疲劳，又是初来乍到，一切陌生，不愿多被打扰，更因语言差别，交流困难，便简单交代几句，离开知青窑洞。

窑洞里只剩下了六个知青，他们是北京建军中学的同学，彼此熟悉，赶来这里的车上，没少说话，也猜测过插队的地方如何如何，做了最坏的想象，但如今现场一看，现实竟与自己的想象还相差甚远，他们对比各自的背景和遭遇，都是五味杂陈，情绪十分低落，此刻，尽管疲惫，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同时也没有聊天的兴致。大家在早已烧得暖烘烘的大土炕上铺好各自的铺盖，又从各自的箱子里拿出带来的书本，正准备关门看书，却发现有人影在门前诡异地晃动徘徊。

谁？他想干什么？

几个“天外来客”立刻警觉起来。

二 不安与挑战

警惕，源于陌生。对入住郑家的六个知青来说，僻处陕北山梁杳杳的李家河是个陌生的世界，不要说李家河，就是比李家河再大十倍、百倍的文安公社和延城县，他们在报名上山下乡前，也是闻所未闻一无所知。对于陕北，他们知道最多的就是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延安的代表性地标——宝塔山。在他们看来，延安就是陕北，陕北就是延安。延安是新中国开国领袖、开国元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一度是中国的“红色之都”。尽管，这些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书本、连环画或电影，但他们心理上还是觉得十分熟悉的。对延安，他们满怀景仰和崇敬，能够到延安去下乡，肯定是一种幸运和光荣。但是，他们忽略了延安是个地区，延安不止是延河畔的延安城、宝塔山和杨家岭，延安还下辖多个县和更多的公社更更多的大队、生产队。到了延安，他们才知道插队的地方不是宝塔山麓、杨家岭下的延安；到了延城县文安公社，他们才知道这里也属于延安，但延安可以代表这里，这里决不能代表延安。延安是熟悉的，这里是陌生的；延安可以放心去拥抱，这里却要小心去触摸。

警惕，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们与一般下乡知识青年的不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很快，毛泽东主

席早在1955年提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便成了鼓舞城里知识青年下乡的口号，全国也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然而，同是知识青年下乡，背景原因却大有不同。大多数知青，背景清白，是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农村去的；少数知青，却背景复杂，有些是父母长辈被打成“黑帮”，他们迫于严酷的形势自觉“发配”自己下乡的。入住郑家的这六个知青便属于自觉“发配”自己的那种。在陌生的农村，在陌生的天地里，人们到底会怎样对待他们？他们心里没数，自然会保持一种自我保护的警惕。面对门外逡巡不定的黑影，六个知青当然不敢心存大意。

不会是小偷吧？或是其他坏人？六个知青猜测着相互看看。

“走——我们出去看看！”不知谁喊了一声，六个人竟涌出门外。

看到知青们从窑洞里出来，那个独自在院子里灯影下徘徊的身影停了下来。灯光昏暗，人面模糊，知青们看得不很清楚。只见那人精瘦高挑的身材，站在黑暗中，脚步不稳，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昏暗的灯影下不知谁问了一句。

“哦、哦——”那黑影不知是没有听懂问话，还是心里害怕，嗫嚅着，没有回答。

说话间，郑清源听到院子里的说话声，从自己住的窑洞走出来，靠近黑影一看，问道：“开会？这么晚了你来我家有事？”

开会？知青们马上想到白天在文安的误会，笑起来。

开会这么晚过来，还是因为白天打赌的事，本想问问娃娃知青小棕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不是金银财宝，可又担心真这样问了，会被人家当成别有所图，所以，独自一个人在窑洞前转悠，思量该怎么开口。偏是这个时候，被人家发现了，竟然出来询问他要干什么。听口气，有点儿把他当小偷的意思。这样一来，就更不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此时，经知青和郑清源一问一哄笑，他更不知该怎

么应对，正犹豫着如何作答，却听一个知青故意逗趣：“不会是来开会的吧？”

一句话，引得大家又笑起来。

开会越加尴尬，也跟大家拘谨地笑着，慌乱地连连摇头应腔：“不开会不开会……”

院子里的笑声更响了。

笑声渐歇，那个娃娃知青突然开口：“没事多没意思，干脆，我们摔跤吧？看看是城里的知青厉害还是农村的社员厉害？”

都是小青年，都是血气方刚，在这样冷冽的冬夜，夜色尚浅，大家又都百无聊赖毫无睡意，娃娃知青的提议自然十分契合大家的心思，众人立刻拍手赞同。

娃娃知青见大家没有异议，立刻摆出大将的风范，朝紧挨身边的知青一摆手：“雷正声，你先来跟开会摔。”

雷正声瘦长脸、圆眼睛，个头比娃娃知青还高，虽身材偏瘦，说不上魁梧强健，目光中却有几分霸气。听娃娃知青点将，竟毫不推辞，一跃而出，一步上前，拉开架势。

开会还没做好准备，下意识地后退一点，抓一把自己的大腿，很快镇定下来。怕什么？咱是农村人天天在地里干活，有的是力气。这些知青后生，往日只是在城里学校念书，不会干什么出力活，能有几两力？只要不是同时一个摔六个，摔他们，应该不在话下。来吧——叫你们这些城里的知青看看什么是农村人。他不再犹豫，张开双臂就扑了上去。

两个年轻人立刻熊抱在一起，你扛膀子我拧腰，贴身缠斗起来。开会犍牛顶头似的往前拱拱，雷正声死死抵住，但还是两脚踏着地面一点点向后滑。明显，雷正声力气不敌开会，两脚下的防线已经是崩溃在即。